

兵心依旧铸忠诚

■ 刘世锋

陈兵离开我们已经8个多月了，但我感到他还在我公安队伍里，一直在我们战友的身边。清明节，谨将我与他相处的几个片断记下来，以此作为对烈士的怀念。

我与陈兵初次相识是在1998年一个深秋的晚上，在全市职工运动会的拔河比赛现场，我当时是市公安局参加拔河比赛项目的领队，在我队与城建局队双方拉着赛绳进入势均力敌僵持状态时，一个理着平头、身着白背心、体型结实青年男子自告奋勇地从啦啦队站出来，用中气十足的男中音对我方的啦啦队大喊：“大家听我指挥！——二——三——加油！——二——三——加油……”有了令人振奋的吆喝声，我队队员同时发力，以三比零赢了城建队。比赛结束时，我问这青年男子的情况。他说他叫陈兵，来自巡警大队，四年前从部队退役。我细细打量着他：身高一米七三左右，粗眉大眼，他胸前的白背心还有“建军节留念”的红色字样，下身穿着大短裤，脚着半新的解放鞋。自始陈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也是从部队退役，特别留意陈兵的升留去向，一年

后他被调到刑警三中队工作。

我对陈兵的深入了解是在2005年我在安委派出所任所长期间，那时陈兵被市局党委安排到我所辖下的文科村村委会搞社教。他用一周时间就熟悉了文科村的情况。一周过后他到派出所办公室找我，他对我说：“刘所，我已在文科村驻下来，找你有两件事：一我被抽调驻村搞社教，我还是警察，又在你所的辖区内，有粗重的活儿或需帮忙的案件尽管打电话给我，我会第一时间帮忙的；二想征求所长对我们如何搞好文科村社教的好建议。”陈兵坐下对我解释说：“说真的，因为我出生农村家庭，在部队服役3年，当了班长入了党，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无论过去在部队，还是现在的公安系统，我都做到一颗红心跟党走；老实说，一到没事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着急。”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在此之前，曾听某同事说过陈兵是一名“退伍不褪色、退伍不褪志”的退伍军人，我原先对这说法有点怀疑，这次被他的主动要求工作的热情所感动，也对自己有这种想法而惭愧。陈兵说到做到，再次以实际行动见证了他是一名退伍不退色的退伍军

人。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陈兵在走访农户的途中，发现一“武疯子”闯入邻居家中，挥舞着菜刀将一老妇人和小孩砍伤后，欲闯入其他家庭继续行凶，陈兵快速放下手中的文件袋，猛冲过去，“武疯子”挥刀正面劈来，陈兵反应敏捷，来个“侧身夺刀”，将“武疯子”牢牢制服。当我接到报警火速领民警赶到后，第一时间问陈兵：“是否伤着了？”他笑吟吟答：“没有！我学的擒敌拳终于派上用场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由于陈兵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得到市局党委的充分肯定，先后任命陈兵为巡警机动中队副中队长、信城派出所教导员、钱排派出所教导员、竹山派出所教导员、巡警大队副大队长。

我与陈兵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21年6月26日这天中午，我在戒毒所任教导员负责领班。巡警大队派出六个队员负责每天24小时轮流值守监所外大门，因一位队员值夜班睡觉，时任巡警大队副大队长的陈兵刚组织民警技能训练完毕，获悉情况后，顾不上吃中饭，亲自赶到监所外大门口找到这个队员进行谈话教育。我见到了陈兵，他解释说：“这批队

员是他分管的，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我叫他留下在所吃饭，陈兵以要准备下午训练的教案推辞了。离开时，他让我加他的微信以便联系。我扫了他的微信后，蹦出来“老兵”两个字呢称。我想，他用这两个字作为朋友圈的形象代言，挺贴切的！

2021年7月6日下午，当听到同事说陈兵离开了我们的消息后，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才49岁，身体那么强壮。最后通过向巡警大队领导才得到证实：当日凌晨，陈兵接连完成部署勤务、接回检查站同事、抢救投河轻生少年等工作，直至凌晨4时才回到大队备勤室躺下，没有再起来。陈兵牺牲的消息得到确认后，我顿时感觉心里发出阵阵痛楚，泪水忍不住溢出眼眶。老兵，你就这样忍心告别你无比热爱的公安工作，告别你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吗……

老兵啊，老兵！你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把你的一切献给了崇高的公安事业，献出了你宝贵的生命，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战友们不会忘记你，万水千山不会忘记你，你的英灵高尚，浩气长存！老兵，你安息吧！

清明致先烈

■ 钟芳

又到一年的清明
手捧洁白的鲜花
冒着霏霏的细雨
来到肃穆的烈士陵园
列队向共和国的先烈
致以最真挚的敬意

多少英勇的先烈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热血担当 隐姓埋名
风雨中挺起坚强的脊梁
用顽强拼搏的斗志
用勇于牺牲的精神
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赞歌

让清明的雨

轻轻地飘洒
拂去心头的忧伤
将烈士的墓碑擦拭
让英雄们动人的事迹
传遍大江南北
激荡山河
汇成一首铿锵的旋律

清明 献一束鲜花祭英烈
你们高大的形象
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你们博大的思想
崇高的精神
必将激励我们
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奋勇前行

且思且清明

■ 舒添宇

清明，单是这个名称就让人浮想联翩，心清眼亮。惠风和畅，天朗气清，空明澄碧，天地一派清澈，风物格外明丽。桃红柳绿，梨花风起，草长莺飞。人们趁着春暖花开，大地生辉，万物发荣之际，结伴踏青游春，亲近自然，尽情享受春光之美之媚。自然之美映射于心灵当中，生发出昂扬向上的活力和朝气，生命之美活著之美彰显得淋漓尽致。“忙趁东风放纸鸢”，人们放飞的不仅是风筝，更是一颗颗热爱生活不惧困难的赤子之心。

每年清明，沿着同样的路线，赏着同样的景致，抵达同样的目的地，所见所闻所感却颇不相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祭拜者从青葱少年到垂垂老者，目睹身边人事沧桑变迁，经历几多生离死别，见证生命的脆弱和顽强，目送一些人回归大地。生命的轮回，每一个人都是清明。

人一出生，必然意味着生死离别的接续演绎，总会在某个时间节点与某个亲友相遇或者永诀，偶然也罢，必然也罢，都难逃造化冥冥的安排。直面艰险，向死而生，拷问灵魂，坚守良知，才多了对拥有的珍惜，也才是真正意义上源自灵魂的热

爱。自然法则看似冷酷似铁，却也不乏温情。时间在积淀爱的同时也会摧毁爱，时间的良善在于缓冲人生骤变带来的惊惧不安。一场相遇或许有前世的约定，残酷的分离匆匆又匆匆，有时猝然而去未及留下片言只语，但思念始终不会出现断片。当时间慢慢稀释活著的人的痛苦时，接受和坦然就成为生命的随身物品。生命之旅，每个人都是过客，想清楚了，弄明白了，大彻大悟了，生命的两极都看透了，清澈的心皆成智者。为人子女，面对劳碌辛苦的父母双亲，尽孝趁早，以免“子欲养而亲不待”遗憾绵延。即使那一天不期而至，也能顺其自然，坦然面对，像在站台上深情目送一趟搭载亲人专列的出发，哀乐低回，喷呐声声，犹如汽笛鸣响。心里默念：亲人，走好。

来日方长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祝愿，孰料世事总无常，造化常弄人。这次东航空难的遇难者，死神来得太突然，任谁都会五内俱焚，肝肠寸断。还有为公共利益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们，还有为朴素的生活理想奋斗下的普通人，都是值得敬仰的个体，都是如花如歌的生命。让我们为他们献上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吧。

您忘了，我却记得

■ 陈丽群

蜿蜒的山路边上，是神仙奶奶的家。山风微冷。可能会让您略感寒意？春雨绵绵，可曾打湿您的衣裳？野草疯长。可曾挡了您的视野？可习惯您的百问不答。已习惯您的避而不见！

……

记不起近九十高龄的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忘了我们所有人，不再主动出门，不再和任何人交流，至亲的每个人在您面前都只能看见您茫然的眼神以及无助的发问：“你是谁啊？”

闲暇的时光里，我说：“奶奶，我们去散散步呀，我们去晒晒太阳！”您每次都不说话，却任由我牵着您的手，跟随我走出了家门。路上遇到相熟的人打招呼，我多半回应：“是呀，陪奶奶出来走走。”您不搭话，只抬头看一眼随即又垂下了眼皮，然后继续缓慢前行。绕着街道走上小半圈，每经一处，我都会跟您聊一聊与之相关的事情，然后问：“您还记得吗？”您或许看一眼，或许不看，只是不语。

我以为，您会记得我。年幼时，父母带着姐姐在邻镇谋生，而我与您在那乡下相依为命。您应该记得那段生命里只有彼此的日子啊——可，再有趣的事儿都唤不醒您的记忆！都说快乐是因为想的太多，而忘了所有的快乐吗？白天，您极度疲劳地坐在没有靠背的小木凳上打瞌睡，迷迷糊糊之间张嘴就来一段没头没尾的说话；

却常常在半夜里起床，喃喃自语着在六层之间的楼梯摸索着上上下下，并把大门拍得通响……我们心酸地看着这种种状况，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您任性而为。

您反常的行为严重地影响了邻居们的正常作息，邻居的频频投诉以及姑姑们的一再坚持，您孝顺的儿子——我的爸爸反复思量，痛苦地做出了把您送到社区护老中心的决定。

您去了护老中心，我们的生活看似恢复了平静。

护老中心整洁有序，二十多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聚居这里，闲时一起拉拉家常、看看电视、打打牌、到点就吃饭，入夜就睡觉——对于一般无子女陪伴的正常老人来说也许算是幸福的日子，只是对于您可能却是痛苦的开始……进了护老中心，就必得守那里的规矩，您不分昼夜的举动被制止，再也不能像在家里那样随性……我们偶尔的探访或会见到您眼里一忽儿的闪光，却又马上黯淡下去……您不再说话，亦无从表达自己的悲哀。无喜无悲的您，终在那个寒冬之夜远去，不再归来！

奶奶，尽管多年前远行时您已忘了我们，但您却是我们心中永不能磨灭的印记啊！每到春雨绵绵的季节，爸爸妈妈都会念叨：那草不知长多高了，不知雨水有没有冲垮山墙，你们姊妹得去看看噢……



蒲公英

■ 岑稳 摄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清明祭奠旧时光

■ 何志坚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清明节了。

打开窗户，雨却没有应节而来，只是一层薄薄的轻雾，淡淡的轻轻的，柔柔的，太阳欲出未出，似乎在玩捉迷藏，大约这样的节气，它也不好意思和雨抢风头。天色有些黯淡，万物笼罩在一片清幽的肃穆里，仿佛旧日的一幅黑白素描。

清明是个特殊的节气，在这天万物吐故纳新，标示着春天的到来。同时这也是个思念的节气，苏轼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白居易说“冥冥重泉哭不闻，潇潇暮雨人归去。”

而清明真正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祭奠，而在于铭记。也许真的有一个世界，像《寻梦环游记》里说的那样，我们的祝福与思念，另一个世界里的人都能接收到。死亡从来不能让一个人真正的消失，遗忘才会。只要我们始终记得，物质不灭，爱就生生不息。

昨天拜读了查晶芳老师的《厚藏时光》，深有感触。“旧物可盛光阴。它们纵然破损，纵然残缺，但在拥有者的心中，千金难换。”

想起林清玄的《天寒露重，望君保重》。这是林先生母亲在书信中常写给他的一句话。“‘天寒露重，望君保重。’这是母亲给我的生命的钟声，在母亲离世多年以后，还温暖着我，使我眼湿。”

真是“家书抵万金”。我搬了无数次家，唯独那些在外求学收到的父亲书信一直保存着。虽然信纸早已发黄，潦草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了，但我仍把它们视作珍宝。

记忆犹深的，父亲在信中说得最多的便是“难得糊涂，顺其自然，注意营养，保重身体，常葆快乐。”那时候我的性格内向

孤僻，敏感易伤，很不合群，又水土不服，病痛缠身。常常一个人哭着写信回家诉苦，父亲总是如此安慰我。虽只是寥寥数语，却给我带来无比的温暖与力量。许多年之后，常想起，感觉这深沉的父爱可以供养天地。

正如林先生所说，与内心的情谊相比，文字显得无关紧要，作为一个作家想要描摹情意，画家想要涂绘心境，音乐家想要弹奏思想，都只是勉力为之。我们使用了许多复杂的技巧，细致的符号，美丽的象征，丰富的比喻，到最后才发现往往最简单的最能凸显精神，最朴素的最有隽永的可能。

抽屉里一大叠的“锈迹斑斑”的书信，除了父亲的家书，还有些是我生病休学之后，同学们给我写的信以及给我抄写的课堂笔记。那时候才真切地感到同学们对我的关爱与情谊。有句话说得好，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爱与温暖，而是缺乏感知的能力和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在自身学业相当繁重的时候，她们还不忘安慰鼓励我，及坚持给我抄课堂笔记与心得体会。我很惭愧与内疚，一直以为是她们不喜欢我，才知道并不是她们孤立了我，而是我孤立了她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过错推给别人，多反省自身，学会珍惜与感恩，幸福与友谊自然会来敲门。

20多年过去了，这些书信早已破败不堪，但如查老师所言，它们承载了岁月的美好和记忆，千金难换。

清明时节除了祭奠先人，还应该祭奠一下旧日的时光。祭奠其实就是一种铭记与厚藏。岁月的流逝，更凸显某些记忆的珍贵。那些爱与温暖在这个“冷冽”的清明越发的深刻，让人缅怀。只要懂得珍惜与善待，爱便生生不息。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

■ 流墨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这是《我与地坛》中最让我泪流满面的句子。

人间美好而精彩，春花秋月、夏蝉冬雪，四季反复地吟诵岁月清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一切浪漫从此都露出一抹黯然。

而我该用多么艰难而倔强的努力才能让思念的声带发出“可是”这个词？

最早读《我与地坛》时，我还在读高中，彼时距母亲去世两年。

在我最浑浑噩噩的时候，命运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我的稚嫩，让十五岁的眼睛不得不对视死亡的残忍以及那深邃的黑暗后的绝望。缺席的母爱是一朵过早凋谢的花，是青春额头上永远无法淡化的伤疤。

书中写道：“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注定无结果的回望与怀想，像一滴露珠，在人发呆的时候悄悄凝结，直到心弦承受不住了，轻轻一绷，把泪腺扯动的同时露珠也悄然弹走。它是那样的晶莹，不属于白天和黑夜，它只属于破晓，属于暮色，属于一根被剪断的脐带。

如今，我早已成年，可还是想不通——就和史铁生一样，“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能给出回答的人无法给出答案，没法回答的人只能用一生的神伤去熬出一份慰藉。

母亲只参与了我人生的开场，只承受了以我为主题的痛苦，却没有见证我的成年，没有见证我的婚礼，没有享受到苦尽甘来的时刻。我固然是不幸的，而这份不幸，在她那儿又何尝不是人木三分，甚于透纸背？

“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母亲从没想过离开，可能是母亲的修行已经圆满，她便踩着止不住旋转的落花回到天堂。合欢树还会开花，只是人已经不敢看了，可又忍不住地想去看。在母亲最常坐着晒太阳的院子前，树欲静而风不止，流云在天宇匆匆地奔流。

最深的痛，是梦中水滴石穿出的一个小坑。“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

死亡，意味着在空间、时间与命运中，都不再有机会相见。很多时候，其实只是想再看一眼，不奢求对话，甚至不奢望一声耳熟的“孩子”，只要一次对视就够了。但生命，只给人珍惜的机会，从不给人后悔的余地。

如今的我们有多少坚强，就有多少委屈，只是再无人能懂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发不出声音的哽咽，也再无人能为他拍打打着后背，抹去泪水。它们只能化为坚硬的石头，为生命筑起黝黑的城墙，在一些失眠的夜里轰然坍塌，然后重建，直到一株合欢树不再拥有开花的气力。

现在的我，只有在文字里才能看见母亲温柔的凝望，听见那声炊烟里拉长的呼唤。它们拉着童年的绳索，淌过光阴的长河，在字里行间一步步走向我走来。

“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有过母亲脚印的地方也都有我一层层的思念。

除了文字，再大的雪、再繁茂的草也无法将它们填满。